

流年

## 有些怀旧 只是 抚慰人心

□ 李 晓

过去的生活再艰难，都不会再回来，而眼下的生活，未来的生活，还要涸渡下去，必须用力

在一个微信群里，有人在雨夜里贴出了老城老巷子的照片，那些发黄的老照片，还散发着当年温暖的市井烟火气息：修鞋、配锁、剃头、磨刀的手艺人，卖豆浆油条的铺子……或许是引起了情感的共鸣，那天晚上微信群里炸开了锅，纷纷怀旧，表达对老城日子的无限深情。

只有一个人，情绪特别冷静，他发问：“如果真的让你们搬迁回到当年那尘土飞扬用蜂窝煤做饭的年代，你们真愿意回去吗？”这句话，让热闹的群里吹来一股冷风，好不容易点燃的怀旧火光，就这样吹灭了。

秦二麻子是我老乡，有一次他跟我怀念起二百多公里外的故乡，双眼含泪。二麻子说，故乡真好啊，而今他有钱了，想回去给村里每个人都发一个大红包。

秦二麻子怀念的故乡，是经过岁月沉浮后，过滤了的故乡。我知道，二麻子那年离开故乡，是被逼的，村庄里几个人，设计了一件事陷害了他，二麻子冲冠一怒，卷起被子来到了城里，凭自己的手艺谋生。后来开店铺，事业越做越大，还解决了几个老乡的就业。二麻子对故乡的回忆与怀念，把那些委屈、伤害、辱骂、嫉妒，在光阴的深水里浸泡以后，沉入了河底，只留下了纯朴善良的东西。

二麻子对我说，他还是想回到当年那破檐遮雨的土坯房里去住，尽管衣不蔽体食不果腹，但可以一觉睡到日上竿头，歪倒在墙角晒太阳。二麻子这样的乡愁，我以为带着某种矫情，如果时光真把他拉回到当年饥寒交迫的生活里去，大概他过不了几天，就要奔回到城里的生活来。

正如眼下，是一个全媒体时代下的生活。有许多人感慨，想回到没有网络的从前日子里去，想回到古代的生活里去，骑着一匹马，万里迢迢穿云破雾去看望亲人朋友，到达时，马已经瘦成了驴样，但那种美好深厚的感情，却让人回味无穷。可真让他们一旦没有了网络，没有了一日千里的交通速度，他们还愿意返回到过去那日子里去吗？

想起有一年，我山里老家一个人死了，家人去给一个亲戚报信，跋山涉水走了三天的路，结果那人在翻垭口时，栽倒在悬崖下，也死了。后来修上了公路，小车开来，也就几个小时，通车的那天，几个老手跪在悬崖边的公路上，朝汽车磕头，那是最深的感谢。不过现在还是有人，常对我提起那些翻山越岭的日子。

住上了别墅高楼，怀念老胡同老院子，吃上了山珍海味，怀念粗茶淡饭。为什么人对过去生活的追忆、怀念，总是那么深情款款的样子？是因为过去的岁月，哪怕是最艰难坎坷的生活，都成了过去，不会再回来，成为历史的东西，一旦想象，沉重的就会变得轻盈，酸酸的品咂后甚至有一丝甘甜。而眼下的生活，未来的生活，还要涸渡下去，必须用力。用力了，矫情就少了，结结实实的生活，需要你去扛着，承受着。

对过去世界的追思，有时其实是擦亮了一根火柴，把那些最亮最暖的一部分给浮现出来，而那些黯淡的人性，黑暗的经历，而今都已经完成了隧洞的穿越，把它们一一给隐去了。出土的瓶瓶罐罐，也是年代久远才具有收藏价值，当初它们被使用时，也是太寻常不过了。丑陋人性和情绪也像病毒一样传染，所以尽量回避与淡忘。通过这种擦亮性的回忆，自己暖和了自己，宽容了自己，其实是一件好事。一些人的回忆看起来是那么温暖，其实当初经历时，往往是最痛苦的，这是因为回忆时镀上了一层神秘的光芒。

所以某些怀念怀旧里的美好与伤感，总是带着或多或少的矫情，软化了现实里某种坚硬粗糙的生活，成为一种缓冲，一种补足，一种稀释。说得再明白一点，这种矫情里，其实就是对美好人心、人性、简单生活的渴望，呼唤着它们冲开世俗的烟尘，缓慢归来，温暖着沧桑人世。

那年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，正赶上三伏天。老家的村子不是很大，在外地工作的人也屈指可数，我从一个沿海城市回到山村，自然也算是个新闻。住在村西头的三大伯，听说我回来了，赶忙提着一袋韭菜去看我。

“听说外边那个侄子回来了。”一进院门三大伯就大声说，“孩子回来了，快进屋。”听到院子里三大伯的声音，父亲赶紧开门把三大伯迎进了屋里。“来就来吧，还拿着韭菜。”见三大伯提着一袋韭菜，母亲急忙说了一句。“自己种的，又不是花钱买的，给侄子做个韭菜饺子。”三大伯应和着。

三大伯进屋后，我起身跟他握了握手，拿了个马扎让他坐下，紧接着又给他沏茶倒水。接下来，父亲向我介绍了，三大伯这几年种了不少韭菜，“每次农村有大集，都早早地骑着三轮车去卖，很累，咱家没少吃你三大伯送的韭菜。”父亲当着我的面，夸奖三大伯的一番话，弄得他不好意思，一向不善言谈的三大伯，只是

# 馈赠礼物 贵在心意

□ 石志新

馈赠别人东西，看起来是小事，但却是一面镜子，一个人的为人，心灵的美与丑，高尚与卑微，都会从这面镜子中折射出来

不时地插一两句“这就见外了”之类的话应付着。

坐了时间不长，三大伯就以家里忙为由走了。见他走出家门后，父亲把袋子里的韭菜倒了出来，我一看，是一捆变黄快要坏的韭菜，父亲告诉我说：“你这个三大伯不会把好韭菜送给你，村里人都知道他的秉性，要不是快坏了不好卖的韭菜，他才舍不得送别人呢！你轻易不大回来，当着你的面夸夸他罢了，他哪次送来的韭菜都是这样的，选不出几根好的，几乎都扔了。”我看了看确实快坏了，三伏天的，宁可扔了，也不要吃坏了肚子，我劝父亲都扔了。

这是多少年前的一件事了，三大伯也走了好几年了，但这件事却一直印在我的

脑海里。其实，现实生活中，类似于三大伯这样的人并不少。

中国人一向注重人情往来，亲朋好友之间交往，免不了互相馈赠一些礼物。毕竟，这是表情达意的一个载体，馈赠别人一点东西，代表的是你的心意。俗话说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。但这个送出去的礼物，无论是否贵重，却一定是货真价实。

常言道，送人玫瑰，留有余香。通俗地去理解，应该是当你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别人时，自己的内心也是很温馨的，暖呼呼的，回味无穷的。反过来讲，如果把自己不喜欢的、不珍贵的，或者说是“扔之可惜留之无用”的鸡肋送给别人，自认为是既杜绝了浪费，又买了人情，一举两得，实则是将自己为人丑陋的一面展示给了别人，别总

五味生活记

想要小聪明算计别人，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！

古人还有一句箴言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送给别人就喜欢吗？将自己视为鸡肋的东西，送给别人，不是对别人的尊重、高看，而是愚弄、鄙视。

当你把最好的东西馈赠给别人时，馈赠的不仅仅是东西本身，而代表的是你真诚的心意，受赠的亲朋好友十分感激，会从内心去体味你这份真心、爱心，去感受你的人品，你的为人。反之，会让受赠人有一种被嘲弄的感觉，是对亲情友情的葬送。

东西不多，先给好的。馈赠别人东西，看起来是小事，但却是一面镜子，一个人的为人，心灵的美与丑，高尚与卑微，都会从这面镜子中折射出来。

## 有绿伴我 增幸福

□ 张 正

办公室里养着一株幸福树，能安我心神、静我心气

陈晔华 摄

对照上级规定的标准，办公室以大换小，新办公室狭窄了许多，原先放置的一些使用率不高的器具，如沙发、档案柜、茶几等，被我“精兵简政”，新办公室并不显得十分拥挤，反而清爽了许多。

新油漆的墙壁，摆放一盆绿植不可少。送进我办公室的，是一盆比我还要高的观叶盆景，叶片碧绿、茂盛。对这些，我不太讲究，有绿叶，能净化空气，可养眼，就足够了。隐隐觉得，它就是许多人挂在嘴边的那种发财树吧。

养护花木的人敲门进来为这盆绿植浇水，总得说点什么算是打招呼，我问：“这是发财树么？”对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女性，回答不是，“这是幸福树。”她告诉我。

幸福树，这个名字好！坐办公室的人，又是文化机关，放一盆发财树在办公室，未免有点俗气，这大概也是之前我不想明确知道它名字的原因。“当官发财两条道，当官就不要发财，发财就不要当官”，这辈子，我是跟发财无缘了，又何需用一盆绿植来“肥肥眼”呢。

但幸福，我是必须要的。幸福树，学名菜豆树；发财树，学名瓜栗，它们原本就是不一样的植物，尽管有点形似。如同当官和发财，是两样东西，在少数人那里，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有人为了发财，丢了官，又丢了幸福。

因为这株幸福树，我想，我的幸福观是什么？说“三观”，也许有点宏大了，说具体点，让我每天可对照的，也就是不争名、不夺利、不谋权。人生一世，最大的名是清清白白做人，永远能挺着胸膛直着腰说话；最大的利是身心和谐，家庭幸福，组织肯定，群众认可；最大的权是有机会尽个人最大能力，为社会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。能做到这三样，我就十分幸福了。

据说，幸福树特别适合养在办公室、卧室和书房里，因为它具有安神静气的作用。因为它的名字，我首先有了关于幸福的遐想。这些思考，确实能安我的神、静我的气。

它这样有益于我，我也要为它做点什么。工作不忙的时候，我取出小剪刀，小心翼翼地为其修剪掉不多的几片枯枝败叶。知道它喜湿，一发现它的泥土表层干燥，赶紧为它浇水。天冷了，我又为它挪了一个能晒到更多阳光的位置，让它多接受阳光的照耀。我不知道，我还能对这棵幸福树做点什么。呵护它，是在呵护我自己的幸福。

新的办公室一段时间使用下来，没有因为变狭小给我的工作带来任何不便，因为这棵幸福树相伴，我的内心多了几分宁静，我在工作中增了几分幸福。

雅趣



## 写意冬天

冬天，山村水廓，像是一幅水墨画，裱在时光的

画框里，静默写意



好像只一个转身，就立冬了。南方的冬天不太冷，冷得温婉、潮润，像温柔的女子，安静端庄。冬天像一幅水墨画，一笔一画勾勒的都是诗情画意。

天空苍茫，田野辽远，山寒水瘦，北风柳了劲儿地游走，像调皮的孩童“呼”地从山村的这头奔到那边，欢蹦乱跳的。野草枯槁，深沉内敛。在春天夏日，它们是那样的青春勃发，到了秋冬，姿态低下来，谦逊安静地说着悄悄话，把新的希望埋在泥土里。溪水清濯，收住了叮咚的脚步，化身为镜，观照自我。水面上白汽缭绕，那是冬之晨雾正在婀娜舞蹈。在苍灰的田野上，一棵古老的乌柏树长满红叶，像是撑着一把

红伞，充满喜庆。又像擎着燃烧的火把，烧红了半边天，烧得人心心里也暖烘烘的。芦苇花白茫茫，随风曼妙舞蹈，这是南方的雪。荒寂的农田上，干枯的稻秆歪倒在泥土上，晚稻归仓，土地酝酿着春耕的希望。一棵棵鲜嫩的艾草不畏严寒，探头探脑地从荒田的泥土里钻出来，人们纷纷挎着篮子到田里采艾草，来年做艾草春饼。

菜园里一片喜人的绿意。香葱、小蒜、小青菜新鲜青翠。青椒像小灯笼挂满枝头。扁豆满架，像绿翡翠。红萝卜最害羞，羞红着脸埋在泥土里。茄子紫得发亮，肚子胀得像怀了孕的少妇。芥菜、大白菜比赛谁长得更粗壮。红薯最贪玩，使着劲从地里拱

## 风中飘舞的隆达

随处飘扬的风马旗是藏族百姓送达美好愿

望、接回幸福安康的快慰信使

去西藏旅游，人们往往不满足于观光采风，而是渴望收获一次洗涤心灵之旅。

行走在西藏，我看得最多的便是经幡，几乎随处都有它的身影：山坡、湖边、路口、山口、码头、寺庙，甚至村落、民居上的烟囱、树枝上等。经幡，也叫风马旗，藏语称作“隆达”，“隆”是风的意思，“达”是马的意思。因此，藏区又有人称之为“祭马”“禄马”“祈愿幡”。经幡是藏区除了玛尼石外，与藏民生活和宗教信仰关系最为密切的事物。它可以说无处不在，无时无刻，与藏民如影相随——哪里有藏民居住或活动，哪里便有经幡飘荡于天地之间！呼啦啦，这种以经咒图像木版印于布、麻纱、丝绸、西纸上的多色风幡，在风中舞蹈，成为西藏独有的一道人文景观。

藏民为何如此钟情、敬重经幡？据说，“风马”在深层意义上指人的气数和运道，或者特指五行。在灵魂聚集之地——如神山、圣湖、寺院等地，挂置印有

敬畏神灵和祈求神灵护佑愿望的风马旗，让风吹送，就能把人间的愿望准确及时地传达到神灵那里，从而使神灵尽早知晓人间的祈愿而早些“满足要求”。因此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风马旗充当了沟通凡世与灵界的桥梁，成了一条人间与天堂的秘密通道。

藏区的风马旗多种多样，五彩缤纷，实在是一道不可多得风景。从材质上分，有绸、纱、纸多种；从形状上看，有方形、菱形、角形、条形之别；从大小上分，小到一丝一缕，大到整块布都是一面经幡；从颜色上看，主要有白、黄、红、绿、蓝五种颜色。藏区民谣中唱道：“黄幡象征自现莲，红幡象征雨调和，青幡象征后裔长，红幡插在草坪上，如鹿角光耀眼；红幡插在屋顶上，如红火永兴旺……”在藏族人民心中，白色纯洁善良，红色兴旺刚猛，绿色阴柔平和，黄色仁慈博才，蓝色勇敢机智。每一种颜色的风马旗都被藏族人民赋予了美好的愿望。当

出来，红薯花穿上粉紫色的曳地长裙去参加风的舞会，在大地的舞台上旖旎舞动。

乡村人们喜晒冬。阳光像母亲温柔的手，轻轻地抚过大地儿子的脸颊，一切也变得温暖可亲。人们靠在墙根边沐着冬阳，抽着旱烟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，农事家常，在人们的嘴里东拉西扯，像怎么也扯不断的线。小猫小狗慵懒地趴在地上，眯着眼睛晒太阳。老黄牛悠闲地待在牛棚里，像个思想者，思考着有关犁与耙的哲学。牧童骑在牛背上的笛声，遗落在墙角。山村上空，炊烟袅袅，飘散着米饭、葱花炒蛋、青椒炒肉片的香味。炊烟是离家的游子最魂牵梦萦的乡愁。

山村的夜晚，像个寂静的黑洞，窗外月色晦暗，朔风渐紧，人们享受岁晚难得的余闲，于是烫一壶酒，煨一锅汤，围炉热热闹闹地说半席话。

冬天，山村水廓，像是一幅水墨画，裱在时光的画框里，静默写意。

□ 钱国宏

然，旗上的每一种图案也各有其义：象征着圆满的金翅鸟、大力无穷的龙、警惕的老虎、胜利的狮子。这种构图还代表了古人的宇宙观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的循环往复，生命也因之而经久不息。

在藏族地区，家中有了红白喜事、庆生或逢年节，都要插挂五彩风马旗，以示天、地、人、畜的和谐吉祥。风马旗几乎是随身而行；朝圣者，途中要挂些风马旗，以保佑自己一路平安，远离灾难；江河湖畔插挂风马旗，表示的是人们对水神的敬畏与供奉；峻岭高山上插挂风马旗，表示的是人们对山神、岩神的虔诚与供奉；寺庙、古迹处张挂风马旗，表示的是对佛祖和先贤的崇拜和礼赞；天葬台附近张挂风马旗，表示的是超度亡魂，寄托哀思；码头张挂风马旗，表示的是祈求车船出入平安，太平无虞……风马旗，一直扮演着沟通人间与天界快腿信使的角色。

青藏高原，风大而凌厉。当山风呼啦啦吹响风马旗的时候，不仅是一种虔诚的信仰在天空中冉冉升腾，也有一种隐秘的通道在悄然打开！——那是另外一条“天路”，它送来的幸福和吉祥在风马旗的导引下，遍洒高原的角角落落……